

中国古代大象的文化寓意

李安竹^{1,2}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 广州 510420; 2.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人文学院, 广州 510080)

摘要:目前学界对大象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生态学或历史学领域,多关注环境变化与大象变迁的关系、历史时期内人象关系等问题;文化学的研究大多讨论某一时期大象的文化涵义,较少对中国古代大象文化意蕴的整体研究。在中国古代,大象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在历史进程中被赋予了各种象征寓意,因此应重视对大象文化内涵的探讨。由于大象广泛参与人们的社会活动,从政治、宗教、民俗等角度探讨大象的文化内涵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

关键词:政治寓意; 宗教譬喻; 民俗信仰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21)01-0048-06

中国古代大象生活的区域随气候环境的变化而变迁。据考古发现和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大象主要生活在我国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商周之际,由于气候巨变,大象开始南迁,活动范围逐渐迁至江淮流域,到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活跃在该区域。汉代以后,大象的活动范围逐渐从江淮地区南移到珠江流域的岭南之地。在岭南地区生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清朝晚期退出珠江流域,迁至云贵高原,并一直活跃至今。大象生活的区域一直南迁,导致中国境内除了云贵高原外,其他地区很少能见到大象,因其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大象逐渐被赋予各种象征寓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形成中国古代的大象文化。

一、大象的政治寓意

从远古时期开始,大象逐渐被人们所驯服,并开始广泛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如狩猎、祭祀、战争、进贡等,并逐渐形成“驯化征服”“权势地位”“归化效忠”等政治意蕴。

(一) 驯化征服

作为陆地上最大的动物,大象体型大、力量强、能负重,同时性情温顺、易被驯化,因此远古时期人们就开始驯化它,令其从事劳动,为生产生活提供便利。《帝王世纪》记载:“舜葬苍梧,下有群像常为之耕。”又云:“禹葬会稽,祠下有群像耕田。”^{[1]141} 陆龟蒙《象耕鸟耘辨》云:“世谓舜之在下也,田于历山,象为之耕,鸟为之耘。”^[2] 象为舜耕,这是最早关于大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记载。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了大象可以载人载物,负重致远:“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象。……又云南豪族,家多畜象,负重致远,若中国之牛马。”^{[1]143} 可见,作为陆地上力气最大的哺乳动物,大象从远古时期就被人们征服驯化,用于生产生活诸多方面。这种现象也凝定于文字的构造中,甲骨文“𠄎”(为)字是象形字,像以手牵

* 收稿日期:2020-05-07 修订日期:2020-11-20

基金项目: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岭南大象的文化遗存形态研究”(2016WTSCX138)

作者简介:李安竹(1986—),女,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讲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方向:先秦文学文献、岭南文化。

象,刻画了人们驯象的情景。

除了从事生产劳动,大象还能作战。在战争中,大象是一股中坚力量。象战从殷商时期一直到清代,历史文献都有记载。《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3],是最早关于大象用于象战的记载。《左传·定公四年》生动详细地记载了吴楚之战中楚国用象战击退吴军,“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4]。大象用于战争在历朝历代都有。唐代军队中大象数量不少,从《册府元龟》卷 973 的记载可以看出:“(玄宗)开元八年,南天竺国王尸利那罗僧伽,请以战象及兵马讨大食及吐蕃等,仍求有以名其军。帝甚嘉之,名军为怀德军。”^[5]如果唐朝军队战象少,是不可能帮助他国的。至明代,朝廷在云南设置“驯象卫”为其捕象,同时作为军事据点。《明史·职官志》:“驯象所,领象奴养象,以供朝会陈列、驾辇、馱宝之事。”^[6]¹⁸⁶²《明太宗实录》也记载了明王朝与百夷的战争中,百夷用大象来对抗明王朝大军。大象用于战争,看重的正是大象的力量体格。

(二) 权势地位

大象不仅代表着力量和征服,由于珍稀,自古被看成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象牙因其独特的材质和稀缺性,一直是珍贵的手工艺原料,具有较高的价值,上至皇帝下至王侯将相都非常推崇象牙。象牙通过雕刻艺术与人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代有很多用象牙或大象骨骼制作的器物,有象笏、象车、象箸、象床、象觥、象尊等。其中官员所执象笏,在《周礼》中成为后代的定制,虽有变化,但始终是官员身份的特殊象征。考古也发现有诸多象牙制成的器物出土,如金坛三星村遗址、安阳殷墟遗址、广州南越王墓等。其中南越王墓的墓主人是西汉时期南越国第二代王赵昧,墓中出土的象牙制品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有象牙卮、象牙牙雕器、象牙印章、象牙饰物等。这些器物大多为墓主人所有,象征其高贵的身份。同时,这些出土的象牙制品也反映了当时岭南地区的南越国有以象牙作器的习俗,并且工匠已经熟练掌握牙雕技术。到清代,象牙雕刻技艺精湛、品种多样,达到历史高峰,且逐渐形成南北两派。南派即广派,清代宫廷中有很多著名的牙雕工匠都来自广东,他们制作的象牙制品小巧惊奇,深受人们喜爱。象牙珍贵,历来被看作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代表着勇气和力量^[7],深受人们追捧,象牙贸易也较为繁盛。随着亚洲象种群逐渐减少,大象已经成为濒危动物,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象牙贸易成为非法贸易。

大象由于身躯庞大、仪态庄严,常被用于仪仗中,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就是“仪象”。从汉代开始,天子卤簿中便使用大象为前导,至唐代仍将大象安排于宫廷仪仗中。宋代恢复了仪象传统,《宋史·仪卫志》对此有详细记载:“宋卤簿,以象居先,设木莲花坐,金蕉盘,紫罗绣幃络脑,当胸、后鞞并设铜铃杏叶,红犛牛毛拂,跋尘。每象,南越军一人跨其上,四人引,并花脚幞头、排绣窄衣、银带。太宗太平兴国六年,两庄养象所奏,诏以象十于南郊引驾,开宝九年南郊时,其象止在六引前排列。”^[8]这种仪象传统一直延续下去,元明两代以“象六”规制。《元史·輿服志》记载:“象六,饰以金装莲座,香宝鞍鞞鞞辮鬃勒,……导者六人,馭者南越军六人,……横列而前行。”^[9]《明史·仪卫志》载:“洪武元年十月,定元旦朝贺仪。金吾卫于奉天门外分设旗帜。宿卫于午门外分设兵仗。……虎豹各二,驯象六,分左右。”^[6]¹⁵⁹⁷⁻¹⁵⁹⁸至清代乾隆时期,仪象的使用达到巅峰,乾隆十三年钦定:“宝象,络首,钩膺,鞞攀,皆编黄绒絛为之,杂饰诸宝。前后各缀朱纓二,后络珠网流苏,膺悬朱纓铜铃各三。白革为鞞,绘金龙彩云,……上载宝瓶,铜质鍍金,亦饰诸宝……冠火燄顶,座高一尺三寸。”^[10]可以说,自汉代形成的仪象传统被后世历朝历代沿袭。与帝王仪仗中的仪象相对应,象征着帝王生前仪卫的帝陵神道石像中也有大象。比如明孝陵神道东段排列的六种石兽中就有大象,并且象为最大,重达 80 吨,这段神道现称为石象路。可见,大象作为权势地位的象征由来已久。

(三) 归化或效忠

在古代大象经常作为珍稀贵重之物由方国外邦进献给中原朝廷。甲骨卜辞有大象作为贡品的记载。“戊辰卜,雀以象。戊辰卜,雀不其以象。十二月?”^[11]⁴⁸³雀是商晚期南方诸侯方伯,雀向商王朝进

贡象匹。“贞不其来象。”^{[11]492}是各地奴隶主贵族向商王进献大象。汉代,南越、永昌郡、交趾等地区以及西域诸国都向汉王朝进献贡纳过大象,且自元狩二年“南越献驯象”^[12]后,贡象数量有增无减。唐代以强大的国力和开放的姿态吸引四方来朝,不少周边国家,如环王、堕婆罗、林邑、文丹等都向唐王朝进贡驯象,其中林邑国(后改称环王、占城)进献驯象次数多,规模大^[13]。据统计,《元史》共记录周边国家或部族、藩王以及将领的贡象活动38次,除其中两次是通过战争掳掠而来之外,共有36次贡象^[14]。明代,由于开疆拓土与郑和下西洋,政治影响力和辐射力大为增强,境内及周边国家“贡象”频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潮,其中境内朝贡驯象的数量比境外多,云南地区朝贡的驯象数量最多。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变迁,大象多已迁至云贵高原。向明朝进贡驯象的境外国家主要集中于东南亚一带,有占城、安南、暹罗、真腊和满刺加等32个国家,朝贡驯象达81次^[15]。一般而言,当中原王朝强大繁盛时,外邦进贡大象的频率越高、数量越大。比如唐朝,外邦向大唐王朝进献驯象主要集中于初盛唐时期,安史之乱以后,曾经繁盛强大的唐王朝的政治影响力和辐射力大大减弱,中唐以后外邦鲜有来朝,进贡自然随之大大减少。历朝历代都有境内外把大象作为珍奇异兽进贡给国力强大的中央王朝的情况,因此大象被赋予归化或效忠的政治寓意。

二、大象的宗教譬喻

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佛教中的大象开始被人们认识。然而,佛教里的大象和以往观念中大象的文化意蕴并不完全相同。佛教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大力发展之后,大象的宗教象征意义尤为凸显,尤其是六牙白象,作为“菩萨降生”“大乘佛法的代表”“不住相布施”以及“佛宝”等佛教的象征,逐渐被人们理解并接受。

(一) 菩萨降生

佛教中大象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象征。佛经记载了能仁菩萨(即释迦牟尼佛)投胎或化身白象或乘坐白象。在汉传佛教的佛经中,《普曜经》《佛本行集经》《方广大庄严经》《众许摩诃帝经》《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佛说十二游经》《佛所行赞》等诸多佛经都记载了能仁菩萨的降生与六牙白象的关系。《众许摩诃帝经》记述摩耶夫人梦到六牙白象降生到自己腹中;《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佛本行集经》和《佛说十二游经》五部佛经则详细记载了能仁菩萨乘白象投胎。如《过去现在因果经》记载:“尔时菩萨,观降胎时至,即乘六牙白象,发兜率宫,无量诸天,作诸伎乐,烧众名香,散天妙花,随从菩萨,满虚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时,降神母胎。于时摩耶夫人,于眠寤之际,见菩萨乘六牙白象腾虚而来,从右胁入,影现于外如处琉璃。夫人体安快乐,如服甘露。顾见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欢喜,踊跃无量。见此相已,豁然觉,生希有心。”^{[16]620}关于能仁菩萨的降生,这些经书记载的细节不尽相同,但是无一例外都和六牙白象密切相关。事实上,不仅能仁菩萨降生和六牙白象有关,据《异部宗轮论》记载:“一切菩萨入胎时,作白象形。”可见,白象寓意着菩萨的降生。为何用白象来象征菩萨的降生?因为纯白色的大象稀有珍贵,自古被认为是圣物。不仅如此,白象的特征和菩萨有相同之处。《摩诃止观》云:“言六牙白象者。是菩萨无漏六神通。牙有利用如通之捷疾。象有大力表法身荷负。无漏无染称之为白。”^[17]菩萨以白象形貌降生,白象是菩萨的譬喻,象征着至高的力量和智慧。

(二) 大乘佛法

与小乘佛法的自渡不同,大乘佛法注重“自渡渡它”。大象不仅可以自己渡河,也可驮负他人过河,与大乘佛教“自渡渡它”的教义相符合。《普曜经》卷一《所现象品第三》中佛祖开释:佛投胎当以“象形第一”。因“世有三兽。一兔。二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马虽差猛。犹不知水之深浅也。白象之渡尽其源底。声闻缘觉其犹兔马。虽度生死不达法本。菩萨大乘譬若白象。解畅三界十二缘起。了之本无。救护一切莫不蒙济。”^{[16]483}此经明确指出大乘佛法就比如大象渡河,不仅可以自渡,还

可以渡它。

(三) 布施教义

《大庄严经论》卷十四记载能仁菩萨前生身为六牙白象王时“不住相布施”的故事。能仁菩萨前身是六牙白象王,其妾因嫉妒而发愿摧毁象王。她死后投胎为邻国王后,假装要用白象王的象牙做床才能康复。她深知六牙白象王笃信佛法,便派猎人身着袈裟前去猎杀象王。白象王知道前因后果后,甘愿让猎人拔取象牙。猎人害怕遭报应,于是象王自己用鼻子活生生拔出了象牙,赠予猎人。白象王明知猎人要猎杀它,却不计前嫌,主动送出自己的象牙,成全猎人,并发愿将来可以拔除一切众生的贪嗔痴三毒。这种行为与“不住相布施”的佛教教义相契合。《金刚经》中释迦牟尼现身说法,讲到自己过去五百世作忍辱仙人的时候就是“不住相布施”,被歌利王割截身体时,也能“不住相布施”,所以没有嗔恨心,并且强调“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可见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经历过无数次“不住相布施”,正是因为不生嗔恨心的“不住相布施”,释迦牟尼终修成正果。而六牙白象作为释迦牟尼的前身,它赠予猎人象牙的举动与“不住相布施”的教义相吻合。《法华义疏》也云:六牙白象的六牙表“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布施排在第一位。

(四) 象征佛宝

白象宝是佛教“七宝”之一。《修行本起经》的《现变品第一》记述能仁菩萨投胎时有七宝导从,其中一宝便是白象宝,并云:“白象宝者。色白紺目。七肢平跽。力过百象。髦尾贯珠。既鲜且洁。口有六牙。牙七宝色。若王乘时。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暮返。不劳不疲。若行渡水。水不摇动。足亦不濡。是故名为白象宝也。”^{[16]463}而作为普贤菩萨的坐骑,白象具有非一般的神通。《法华经》中《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云:“普贤菩萨身量无边,……以智慧力化乘白象,其象六牙,七支跂地。其七支下生莲华。象色鲜白,白中上者,玻璃雪山不得为比。身长四百五十由旬,高四百由旬。于六牙端有浴池……象鼻有华,其茎譬如真珍珠色,其华金色含而未敷。”^{[16]389}象不仅是佛教释迦牟尼、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的坐骑,还是帝释天、胜乐金刚的坐骑。可见,大象是佛宝的象征。

大象在佛教中的地位,佛教又称“象教”。如《魏书·释老志》云:“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18]“象教弥增”即佛教日渐壮大。总之,佛教里常见的大象是六牙白象,作为佛、菩萨的象征,不仅代表着佛本身,还表示佛教宗派、佛教教义,赋予神圣、高贵、强大、吉祥和圆满的内涵。

三、大象的民俗信仰

大象广泛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大象文化的构建中,民间习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具体来说,大象的民俗信仰体现在“太平有象”的祥瑞象征、象舞表演仪式等方面。

(一) 吉祥祥瑞

在中国古代,大象是兼具有灵性和神性的存在,因其量少稀缺,被称为“摇光之星”。《春秋运斗枢》云:“摇光之精,散为象变。”^{[1]141}摇光是北斗七星的第七颗,它有“和气、祥瑞”的寓意,而具有其精华的大象自然有祥瑞的象征意义,象征着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和太平盛世。在汉代画像石中,象旁边经常装饰有祥云、异兽、瑞鸟等图案,可见大象和祥云、异兽、瑞鸟一样被视为祥瑞的象征。大象与其他图案相结合,构成新的吉祥图案,如兴建于南宋之前的嵊州“溪山第一楼”的壁画,就将方天画戟、如意和六牙白象三种图形结合组成吉祥如意的祝福图案。除了与如意相组合,大象与宝瓶(瓶子)经常搭配在一起,称为“太平有象”。“太平有象”图案中还有一种造型是六牙白象身披璎珞,上刻莲花纹象或其他佛教图案,背驮负宝瓶的形象。“太平有象”图案中的“瓶”除了取“平安”谐音外,还寓指观世音菩萨的净水瓶内盛圣水,可以播撒吉祥,具有明显的佛教意义。以“太平有象”为主题的造型器最典型的是砚台,如乾隆皇帝收藏的砚台中有一个紫金石“太平有象”砚。中国古代与“太平有象”相关的器物很常

见。明清宫廷中常见有铜、玉、瓷等制的“太平有象”器型,这些器物或置于案台之上,或陈于厅堂之中,表达帝王对“四海升平、吉祥平安”的太平盛世的追求。直至今日,“太平有象”依然是非常吉祥的图案,深受人们喜爱,并广泛运用。

(二) 乐舞礼仪

大象在先秦时期就参与了礼乐的构建,形成相关的乐舞传统,其中最典型的是“象舞”。象舞最早见诸《礼记·内则》的“成童舞象”,周代贵族子弟们所习舞叫象舞。周代的象舞作为乐舞,是用来操练士兵和象形模拟而为之,后来配乐成为祭祀之用。它属模拟舞,得名于动物之“象”,所展现的是舞容场景或是“执竿以驱象”;象舞在周代典礼中运用较为广泛,既可用于祭祀、宴飨,又可用于天子射礼以为乐节^[19]。后世象舞大多用于仪式中,有大象表演舞蹈的情况,也有模拟大象的舞蹈。两汉时期,象舞表演在民间广泛流传。张衡《西京赋》中记载有白象舞的表演:“白象行孕,垂鼻鳞困。”^[20]李尤《平乐观赋》描述东汉首都洛阳的百戏演出情况,其中就有“白象朱首,鱼龙曼延”^[21]场景。盛唐时期,象舞表演达到高潮,《新唐书·礼乐志》记载:“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后赐宴设醑,亦会勤政楼。……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宫人数百衣锦绣衣,出帷中,击雷鼓,奏《小破阵乐》,岁以为常。”^[22]至今,南方地区还保存有象舞的习俗,尤以江西上犹县的赣南客家“九狮拜象”、广西德保象舞游艺活动、广东海丰县公平镇“麒麟狮象舞”、汕尾陆河“南万吉象歌”等为人所熟知。这些象舞演融入了歌功颂德、喜庆娱乐、祈福驱邪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期盼。

四、结语

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古代境内一直有大象生存,随着气候的变化,大象逐渐南迁,但它们仍然以一种或显或隐的方式参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参与人们的精神文化构建,被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由于大象的珍稀,它象征着权势地位,在政治生活中更意味着驯化征服、归化或效忠。纯白色的大象更为稀有,自古被视为圣物,佛教将其与菩萨相比附,具有至高的力量和智慧,因此白象成为释迦牟尼的象征。随着佛教的发展,白象作为佛、菩萨的象征,不仅代表着佛本身,还表示佛教宗派、佛教教义,被赋予神圣、高贵、强大、吉祥和圆满的内涵。在广大民众的生活中,人们把大象视作一种灵性和神圣的存在,代表着“太平有象”的吉祥祥瑞。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大象并不是简单地参与人们的社会活动的一种动物,而是像龙一样,形成意蕴丰富、渗透广泛的文化意象,这种文化意象内蕴着广大民众对吉祥如意、“太平有象”生活状态的向往,寄托着神圣的宗教信仰,也揭示着一个民族强大自信的深层底蕴。

参考文献:

- [1] 李昉. 太平御览[M]. 孙雍长,熊毓兰,校点.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 [2] 周绍良. 全唐文新编[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9722.
- [3] 吕不韦. 吕氏春秋新校释[M]. 陈奇猷,校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9.
- [4] 春秋左传正义[M]. 杜预,注. 孔颖达,等正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136.
- [5]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周勋初,等校订.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2.
- [6]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徐世康. 论先秦时期的大象族属及其文化含义演变[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9(11):54.
- [8]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3461.
- [9] 宋濂,等.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1795.
- [10] 允禄,等. 皇朝礼器图式[M]. 扬州:广陵书社,2007:542.
- [11] 胡厚宣,等. 甲骨文合集释文[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12] 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2:176.

- [13] 许晶. 以唐代社会为背景的大象研究[D]. 广州:暨南大学,2011:13.
- [14] 张博. 论蒙元统治者对“象文化”的继承与发展[J]. 西部蒙古论坛,2018(3):66.
- [15] 张洁. 中国境内亚洲象分布及变迁的社会因素研究[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112.
- [16] 大正新修大藏经:3卷[M].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
- [17] 大正新修大藏经:46卷[M]. 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1.
- [18]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032.
- [19] 吕华亮. 周代《象舞》考辨[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8(3):25.
- [20] 萧统. 文选[M]. 李善,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6.
- [21] 欧阳询. 艺文类聚. [M]. 汪绍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1134.
- [22]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77.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Elephants in Ancient China

LI Anzhu

(1. Center for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y, Guangzhou 510420,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ujiang Colleg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80,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iscussion of the elephant in the academic cir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field of ecology or history, and more concerns are give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changes of elepha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elephants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e cultural studies mostly discuss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elephants in a certain period, but less on the overall study of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elephants. The elephants, having existed in ancient China,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ancestors, and given various symbolic meaning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erefo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elephants. As elephants are widely involved in human social activitie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xplor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eleph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tics, religion and folklore.

Key words: political moral; religious metaphor; folk beliefs

(责任编辑:寸锡彦)